



为什么 “有钱不一定快乐”

文 / 沈志屏

英国学者艾夫纳·欧弗尔在他的近作《富裕带来的挑战》一书里，凝重地问道：倘若我们扪心自问，富裕之后的我们幸福了吗？他特别提到中国，“尤其是在当前的中国，在这个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无论从速度还是从规模上都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工业化建设的国度，虽然其国民生产总值得到了巨大的提高，并跻身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时为 2005），但同时也出现了非常悬殊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以及地域差距，教育、医疗和社保的不完善，以及那让人发疯的交通堵塞、无休无止的噪音、恶劣的空气质量，还有那不时来光顾一下的沙尘暴……所有的这一切，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烦躁不安的状态，所谓的幸福根本无从谈起。”

欧弗尔的观点偏颇吗？根据荷兰 Erasmus 大学的 Ruut Veenhoven 教授对中国 3 次幸福指数的调查，中国 1990 年国民幸福指数为 6.64（1~10 标度），1995 年上升到 7.08，但 2001 年却下降到 6.60。其实这些西方学者的论断并非仅仅指向中国。前不久，英国一项全球快乐指数调查结果显示，北欧的丹麦人是全球最快乐的，其次是瑞士及奥地利人。亚洲大都会香港排 63 位，至于中国大陆则排 82 位。显然，富裕并不一定能带来幸福——超级大国美国排 23，欧盟成员国德国排 35。至于英国则仅排 41，法国更差，排 62。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丁·赛利格曼倡导积极心理学，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响应。积极心理学被定义为“研究有助于发挥人、团体和机构的最佳状态或功能的条件和过程的一门科学”。积极心理学的研究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尽管人类比过去拥有更多的物质

享受、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教育，但患各种心理疾病的人数反而比 40 年前大大增加了，而且心理疾病还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

当然，这并非说贫穷就能带来快乐。麦肯锡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指出，世界上足足有高达 25 亿的成年人口未使用过银行或小额贷款机构的服务。近 22 亿未使用过银行服务的人口居住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在非洲、亚洲和中东，大约有 12 亿人使用正式的或半正式的信用或存款产品，其中大约有 8 亿人每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到 5 美元……事实证明，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群，战乱频仍、朝不保夕，无论你天性如何乐观，幸福也无从谈起。无可置疑，快乐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它们之间相辅相成。

没钱不一定不快乐，但贫穷肯定不会快乐；有钱不一定快乐，但富裕肯定是快乐的基础。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为什么有了“快乐基础”的人却快乐不起来？这无疑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2000 年，一份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快乐研究杂志》由世界著名出版公司荷兰 Springer 公司出版，这标志着对快乐问题的研究已经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2006 年 3 月，有人组织了一个“快乐经济学论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 30 多位学者参加，并策划成立一个相应的研究机构。当代的“快乐经济学”、“积极心理学”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崭露头角。

今天，“快乐指数”已成为不少发达国家的“敏感”数据。有关专家甚至认为，“快乐指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发展，衡量一个国家成功与否的最佳指标应该是快乐，而不是 GDP。2010 年达沃斯峰会达成的一项重要共识就是，今后考评一个国家的进步与否，“国民幸福指数”将成为不可或缺的“硬指标”。就像

英国莱斯特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怀特的分析,在他们超过一百项的快乐指数中,将全面考虑人的健康、财富、教育、身份认同,以及其它诸种因素。这意味着早期的包括边沁在内的经济学家,他们将收入和GDP作为个人和国家快乐和幸福水平高低的重要依据行将结束。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本文的主题:贫穷固然不幸福,为什么富裕了还不快乐?这确实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可能涉及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方面的学科。综合方方面面的因素,如果从系统思考出发,我想,生活在一个可选择性的社会里的人应该比较快乐。正因为如此,多数学者都认为,一个国家快乐与否和国内的民主程度有强烈的关系。研究的结果都倾向于这样的观点:最快乐的社会是那些允许人民自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国家。当然,即便如此,也并非选择多多的社会就一定人人快乐。

人的快乐,我以为除了社会的大环境外,还有个人的“小环境”问题,而且它们之间,无疑也是一个互为影响、互为促进的系统。英国思想家罗素断言人性有三大弱点:权力欲、财产欲和虚荣心。他的话显然不能只停留在消极的层面之上,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这三大弱点如果制约在“文明框架”之内,它也许正好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之源。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作为人的社会,社会性正是人性的聚合与放大。按照达尔文的“优胜劣汰”原则,人性的这“三大弱点”无疑是“适者生存”的基础。社会的跃动与进步,它不仅需要秩序,它也需要竞争的活力。健康的社会把人的“弱点”积极转化为充满活力的“优点”,反之,在一个无序的社会里,人性的弱点则将演化为堕落之源。

由此我们可以领悟到市场经济的“两重性”——健康的市场经济将人性的弱点迅速转化为竞争的活力,但是,市场竞争一旦过度,人性的弱点便迅即演变成社会的暴戾之点。今天大众积极推崇的所谓“品牌”,它们就是“独一无二”的代名词,因此,所有



的品牌都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我是不可被取代的”嚣张、“我要独霸市场”无比贪婪的野心、“人人必须为我”的宗教式狂热……只有知识浅薄的所谓专家才会把跨国品牌的全球推销,惊呼为“经济帝国主义的人侵”,才会把一种常识当做惊世骇俗的“大发现”!下面是一组美国名校2011学年新一轮的招生宣传,透过“美国式的幽默”,人们不难发现整个社会的“人性弱点”——

哈佛大学:“来吧,宝贝。到达之后你的年薪不会低于20万美元的!我们不是最喜欢拒人的学校!最没人情味的是麻省理工!别去申请麻省理工!申请我们这儿吧!相信我!即使两万多名申请者中我们只录取9%,还是申请吧!顶多邮箱里多出薄薄一纸拒信。来吧!让更多的申请者来吧!这样我们的录取率就可以跌破1%了!”

普林斯顿大学:“请确保至少有一篇申请论文展现出高大傲慢,那样你就稳进了!要知道,我们学校比美国利坚合众国还年迈,还是排名第一的老大啊!”

西点军校:“上大学,不差钱。”

耶鲁大学:“来到这里,你就能追寻威廉塔夫脱(美国第27任总统)、老布什(美国第41任总统)、克林顿(美国第42任总统)、小布什(美国第43任总统)的步伐,我们会告诉你怎样去治理或者毁灭一个国家。”

斯坦福大学:“哈佛算哪根葱?加州是我们的地盘。你对于我们来说可有可无,但不管怎么样你还是申请吧,万一中大奖也说不定。”

加州理工学院:“凌晨三时的时侯不是四仰八叉地躺着,而是孜孜不倦地倒腾着物理实验,这样的人生你是不是觉得更有意义呢?想要把装满硝酸甘油的南瓜从六层楼扔下去,借此来发泄心中的怒气,那就来加州理工吧!”

麻省理工学院:“我们是一群怪人,我们的校园建筑和宿舍可以为证。你应该试着申请我们这儿,因为你肯定很想知道我们是用什么理由拒绝你的。”

杜克大学:“我们的运动队可是把常青藤联盟都打趴下了!申请吧,别被我们的强奸丑闻吓坏了。”

达特茅斯学院:“我们就是身处蛮夷之地。我甚至不明白,我们怎么就成为常青藤联盟的一员,要知道,这么个寒风凛冽的地方大概是长不出常青藤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名声显赫。如果你喜欢滑雪、喜欢派对,那就来吧!”

哥伦比亚大学:“我们可是纽约市区最靓的地方,可我们的录取率只有10%哦。幸好被我们拒了你还可以去纽约大学,那里的人都是被我们拒掉的。”

芝加哥大学:“我们哥德式的校园酷毙了。只要你是个怪人,能写出怪文章,那就非你莫属,因为我们的申请要求就是怪诞的作文!”

……

它们的这些忽悠,无一不是围绕“权力欲”、“财产欲”、“虚荣心”这三大人性的弱点而展开。其实,当今世界所有的名牌,从教育到生活起居直至吃喝玩乐,从揣摩市场需求开始,直至设计研发、生产营销、广告宣传、售后服务,商家殚精竭虑,每一个环节玩的就是人性的弱点。即此而言,

品牌一旦成为世界性顶级名牌,它们既是市场的推手,又是过度竞争的产物,尤其是当某个 LOGO 成了消费宗教的时候,它对世界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菲律宾前大独裁马科斯挥金如土,穷奢极欲,闻名天下。他们夫妇狼狽逃离菲律宾后,愤怒的老百姓在独裁夫人伊梅尔达的居室内,瞠目结舌地看到:2000 副手套,3000 双皮鞋,1700 个小提包,5000 条短裤,500 个胸罩,200 双袜子和数百件出自欧洲时装大师之手的名贵服装!

在有些人看来,“马科斯·伊梅尔达现象”只是一个“孤案”,其实不然,今天过度竞争下的品牌正在害惨我们的世界。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大国的 CHINA,从暴发户到官僚阶层直至普通白领,他们正在引领全球奢侈品消耗大潮。一位白领宣称,她拥有的第一件奢侈品是一瓶 No.5 香水:“买不起豪宅,嫁不到精英。但是我能穿着 NO.5 香水入睡,就像玛丽莲·梦露一样。”奢侈品牌正在消费中国,不,它正在消耗中国。2009 年初,洪晃在《iLOOK》杂志上说,“世界是平的,我们的符号是名牌。你是爱马仕男,我是香奈尔女,而我们大家,都是路易威登包。”此言果然不虚,请看看这位浑身名牌的中国留学生的打扮,LV 乃是此类“富二代”,或曰“官二代”们的书包!



截图说明:眼下在澳洲,中国留学生认为 LV 就是我们的校包,用 GUCCI 的就算自降身份了。

为了利益最大化,品牌制造商们无情地制造并放大“伊梅尔达消费情结”——成功,即意味着对社会财富的绝对占有、占有越多便越成功。贪欲——权利欲、财产欲再加虚荣心,从制造商直至消费者循着这条“制造越多越成功+消耗越多越成功”的怪圈一路走来,过度制造与过度消费共同造成过度竞争。品牌消费折射出近半个世纪以来,地球上人类各式活动愈益频繁,对地球造成不可逆转的极为负面影响,最终的结果是制造了地球的贫困。在这样竞争过度的商业社会里,你会快乐吗?显然,无处不在的竞争正在无情地消耗掉人的快乐。“周围邻居不是开奔驰就是开宝马!你要是开一国产车,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这句曾经的电影台词,如今已经成为大陆富豪的生活写照。

于此,以快乐指数而言,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低成本竞争模式,直接导致中国各类资源过度消耗,尤其是人力资源的过度消耗,人的快乐资源也必将随之而过度消耗。近闻李开复招人的新闻,据称,他招人需要具备每周至少工作 80 个小时的心理准备,因此而引来不少争议。批评者认为,李开复的做法有开血汗工厂的嫌疑,就像目前的珠三角许多做贴牌生意的加工厂,工人的劳动强度可用“24 小时店”广告语形容之——“24 小时营业,全年无休!”哈佛医学院睡眠医学教授查尔斯·蔡斯勒指出,如果连续一周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造成的伤害就相当于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 0.1%。换句话说,在蔡斯勒教授的眼中,让员工每周至少工作 80 小时,李开复的公司里就等于坐了一大群每时每刻都醉醺醺的酒鬼。我们怎么能指望一群常年醉酒的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为企业创造价值呢?

当机器越来越像人的时候,人不能越来越像机器。既然收入和 GDP 并不能显著增加人们的幸福水平,那么,我们个人、乃至人类社会冒着过渡竞争、环境恶化、损人利己、尔虞我诈,最终耗尽地球的风险,去追求自



己的、本国的收入和 GDP 无止境的增加就失去了其意义。就此而言,我们的政府理应负起对公民进行教育的义务,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当中国可能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大国的时候,我们整个社会过度竞争的恶果正在显现。Grant Thornton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日前发布《国际商业问卷调查报告》,这项针对 36 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7400 位企业高管的调查显示,大陆企业家工作压力居全球首位,76% 的内地企业家表示,与去年相比,今年的压力有所增加。

我们从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包含 183 个国家的《2010 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不难发现,新兴市场的过度销售乃是一种非理性繁荣。透过繁荣的表象,我们真实的感受,则是压力增加,快乐减少。过度竞争的中国,身心疲惫的企业经营者们,平均一年仅能休假“九天”。但是,所有的媒体,包括外来的——诸如“胡润富豪排行榜”,它们都在鼓吹中国富豪增速“世界第一”,财富积累的速度“世界第一”如此等等。虚荣心急剧膨胀的媒体,在它们所能窥见的各个角落,有意无意成天都在发掘、倒腾、引导人性的三大弱点继续走向深渊,就连影星生孩子也高悬头条——拍个首张照片便价值百万!我想提醒诸位:当人们被引导到竞争的悬崖上的时候,最先坠落下去的必定是仅剩的那一点儿快乐。